

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泣紅亭

## 第一回 尊聖旨賁侯進京城 理家務金公歸故里

落日餘輝暗疏林，熒熒燈火映窗櫺。長夜閒暇無別事，聊續斷弦彈舊琴。

話說《一層樓》一書言道：忠信侯賁侯之子璞玉與一代女子沉緬情慾，進而喜變愁，愛成恨，年華虛度，一事無成。其所以落得煙消雲散的下場，皆因在天國時候曾起淫心的報應。雖謂如此，明珠白玉尚未落水而粉碎，紅脂青黛豈忍湮沒於草萊。故此看官無不慨歎憐惜，同病者悲長空彩虹之易逝，好事者續一部奇書於人間。

書中說道：自從璞玉原配去世以後，曾經遣人探聽盛粹芳、琴紫樹、盧香菲三人的消息，無奈三人皆似風吹雲散了。從此，璞玉就像洗心革面遁入空門之人，但胸中的一塊石頭又不知扔到哪裡！

正值春和日麗，璞玉獨自徜徉，來到會芳園，桃李依然爭豔，亭樹仍舊清幽；但昔日朝夕相伴的人們卻一個也沒有了。近日小妹熙清出閣，寂寥更甚，撫昔慮今，感慨重重。獨自吟詠一段白雲紅葉的歌詞以後，不覺困倦異常，便在綠波亭內涼蓆上枕著圓枕躺臥，不久進入了夢鄉。

氣爽喜逢佳運至，眠多聊解寂寥情。

且說璞玉在夢中恍恍惚惚登上一座山，環視四週，大海蒼茫，無邊無際，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到這裡來的。但見珊瑚花、翡翠草滿山遍野。奇鳥珍禽在林中啼鳴。山中杳無人跡，沿著一條清溪走到山上，山上有一座方亭，亭子綠磚黃瓦，四週圍繞著朱紅欄杆，卻沒有人行的進出口。璞玉好奇，即跳越進入亭內。一看，灑掃得一塵不染，非常清淨。亭上匾額題著「泣紅亭」三個字。亭中有一塊大石碑，依稀閃光發亮。上前細看，上邊鐫刻著各種圖畫，旁側各有文字。第一個圖是一隻翠雀在樹枝上跳躍，旁側寫的非詩非歌：

莫斷雙緣抑愁情，一番春訊一番新。

三千里外客中客，十二年前身外身。

還有一張琴，也很奇怪，琴上並無一根弦，旁邊寫道：

崖上松濤催短景，水底玉魄幻龍珠。

應恨彩球將人誤，鐵石前盟一旦無。

又有一尊香爐，盛滿白灰，可不見插一炷香。旁邊寫道：

茅店野舍寒，霜夜馬蹄輕。

昏鴉啼古樹，危樓擲球心。

璞玉將三首詩文依次讀完，因詩義深奧難解，不禁意味索然，不想讀下去了。接著看些圖畫，有掛鐘、有雕弓、有葉桃、有旖旎，或有鳳、或有凰。璞玉自忖：越走越遠了，還會出現青獅白象也未可知，便背著手過來觀看石碑的背面。畫的是一個大頑石，石上有幾個字，有璞玉能認的，也有不認識的：他正將不能認的字抄在手上，忽見空中有一個功曹神大聲喝道：「這畜生一個人在這兒做什麼！」璞玉大吃一驚，從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是父親賁侯，臉如重棗，須如銀絲，正在俯視璞玉。原來賁侯也信步來到綠波亭上，瞧見璞玉一個人睡在那裡。他早看出近幾天璞玉神色頹唐，無精打采，甚覺不安，便叫醒了璞玉。常言父母憐子心切，惟恐有病，誰知竟至這般田地？待曰：

撫育恩深重如天，檢點行止正心田。

且說璞玉連忙起身跟著賁侯出園，來到逸安堂。那時賁太夫人早已歸西天，二十七個月的忌期已滿，賁侯仍穿緇衣。金夫人迎上坐定後，丫鬟玉清呈上一封公函。

賁侯問道：「什麼公函？」金夫人道：「才剛龔高從外頭傳進，說是機要文書，趕緊呈老爺過目。」賁侯接過來一看，函封上注明：「該府面交忠信侯賁璽，此件事幹聖諭，不可怠慢」幾個字。

賁侯看了「事幹聖諭」二字不敢延誤，當即拆封命璞玉恭讀。

原來浙江省杭州雖說是禮樂古都，且有魚鹽之利，但無守備兵力，東海沿岸的石果、鳳尾等洲上，麇集一股盜賊，先將鄰近的兆寶、交門等島嶼劫掠一空，聲勢日盛，縱橫海疆，肆意掠奪。那時高麗不能平定，鎮守交戰敗潰。大軍扼守，不教盜賊東侵。賊眾又犯東南，劫掠日本、琉球等地。於時各自堅守海峽。賊料無利可得，繼而西出別子門，劫掠餘姚、富陽等地。與時，閩浙總督一面招民從軍，協助官軍蕩平賊寇，一面修書遣人上京奏稟。是時聖人在位，日理萬機，人壽年豐，四海昇平。聖上念賊等皆因生活無路才挺而走險，龍顏不悅，摺尾硃批云：轉飭兵部大臣，從德隆望重、文武兼備之公侯伯子男中擢拔武官統鎮兵三千駐紮杭州。又因賊窩海上，並命高麗、日本、琉球務須出兵剿滅賊寇，不准互相推諉貽誤。

於是兵部大臣們決定召喚世受皇上重恩的四名功臣來京師覲見。該奏摺已獲聖上照准。故吏部頒發文書，星夜示諭四臣。那四臣即：孝悌公南山秀、忠信侯賁璽、節烈侯董福、義都子卜祿。

且說賁侯聽了函意著鬍子不作聲。金夫人起身道喜，賁侯長歎了一聲道：「唉！我們祖祖輩輩享受國家厚祿，竭誠報答皇上恩澤是義不容辭的責任，可是我年逾花甲，與其在三千里外負總兵之職，不如在原籍享用千戶侯了。假若老太太還在，這事就更難了！」

當下到外邊與管家張裕、龔高等商量，籌備車馬行裝，命龔高帶家奴十餘人作扈從，將留守衙門的任務交給了張裕。又命璞玉也跟隨入京，好學習帝京禮儀。璞玉「啞」地答應一聲入內收拾什物。福壽聽了半喜半憂，喜的是趁璞玉這次出差的機會如能得到風雲際會，也可謂沒有辱沒家教；憂的是金夫人春秋已高，上邊又沒有別人，我一個人伏侍上邊又支使下邊，唯恐難以勝任。但賁無旁卸，只得處處用心，事事謹慎罷了，思忖片刻，便叫宋璞玉的侍童瑤琴、寶劍，將璞玉的寒暑行裝雜物一一交點齊備。到了啟程那天，賁侯向金夫人道：「此去若不錄用則已，錄用則必定當即趕任，沒有回來看家的時間了。那時候我派人來接夫人，夫人從這裡賃船帶上家裡老少直接南下。我在汶上停舟等候就是。」說完拜過祠堂，鳴炮三響，帶著璞玉坐車起程。

金夫人到二門送別，關掩大門不提。

詩曰：

三千里外請長纓，智勇一臣躍龍門。

且說賁侯乘車，璞玉騎馬跟隨後面，一行十餘車騎直向京城進發。當下四月天氣，楊柳低垂，花開遍野，水流鳥鳴，極為清香。賁侯將璞玉叫到車前道：「這次南下不知幾年，你從這兒分道先到你舅父家告別，再去看望你姐姐，告訴我南行之事，再速速趕來。」這幾句話恰好投合了璞玉的心思。他一一敬諾，帶上自己的僕從，分道向西，沒走七八十里路就來到金公衙門前邊。

璞玉原想這次親自拜訪能知道琴紫樹、盧香菲的下落也未可知，若有良緣還能見著面。他想到這裡，不禁心潮滾滾，不知是喜還是悲，看到金府衙門更是感慨萬千了。誰知到大門前一看，兩扇大門緊閉著，一片寂靜，昔日的繁華早已煙消雲散了。街口的商販看見這些人馬，甚以為奇，都來觀望。

那時璞玉不禁暗暗吃驚，教僕從敲門，半晌卻鴉雀無聲，不見人出來開門。瑤琴、寶劍齊聲高喊，多時方聽見有叱咤聲，好久才打開角門，一個醉漢一癩一拐地出來。璞玉勒住馬韁到近前一問，這老漢耳聾且正在氣頭上，問了幾句話都是所答非所問。馬柱在他耳旁大聲問話，老漢更是生氣，只說了一句：「真討厭，我不知道！」說罷將門咣啷聲關上了。

璞玉見此情景又氣又笑，正在躊躇時，旁邊有人問道：「你們問他什麼事？他正賭錢賭輸了沒處撒氣呢。」馬柱向那人施禮問起金公的事。那人道：「金公在兩年前就攜帶全家老少，護送老太的靈柩回浙江去了。這是他的看家奴才。」

璞玉聽了那些話，猶如頭上澆了一盆涼水，滿腹的喜悅頓時消散，低頭無語，別的事兒也不便再問那個人，無奈策馬去往金紹家。馬柱催馬先去金紹家報信。

金紹家離此不遠，渡水越嶺不久就到了。金紹聞訊趕緊到大門前迎接。郎舅見面握手言歡。繞過大堂，只見那個賢惠的姐姐德清領著子女笑容滿面地迎了出來。璞玉連忙下跪施禮，德清攙起璞玉，骨肉深情，潸淚斯見。二人謙讓著進到屋裡坐定後，璞玉看這三間堂屋沒有隔斷，堂屋上手是炕和窗，西間是臥室，東間是書房，門上掛著竹簾，牆上掛著仿歐陽詢字體寫的《隱士錄》中堂：

智者賢達明興衰之理，知成敗之數，識安危之兆，曉進退之方，故隱居以待時機。一旦風雲際會，則可位極人臣以安社稷。時運不濟，亦足以明哲保身。洞察此理，修名可遠及於後世也。

又見兩旁的對聯云：

只緣才疏生事少，不通俗韻見客稀。

璞玉對那些文字贊歎不已。又往下看，在花梨木桌上有鎮尺、牙籤、書、琴，但沒有金玉的飾件，更顯得清雅大方。璞玉正在出神觀賞，金紹笑道：「該轉過臉來了，人已經等久了。」璞玉連忙掉過頭來。德清帶著他的兒女們向北跪下，敬請父母安好。璞玉連忙側身而立，向他們轉告父母安康之後，才上炕分東西坐下。

德清道：「自從那年過門到此地之後，尚未回家省親，不知老爺、太太添了多少白髮和皺紋了。聽說老太太也歸了西天，都是我沒有造化，正好趕上坐月子，不能前去弔孝。回想起來老太太慈愛，就算朝夕燒香磕頭也報答不完。熙清妹妹好嗎？還象過去那樣淘氣嗎？妙鸞、秀鳳、福壽、錦屏、玉清這些人都還在府裡嗎？我還役見過弟媳，沒想到她已經去世了。會芳園的花草樹木或恐也懷念我這個知己吧？」雖在含笑說話，但淚水已是盈眶了。檀紅端茶來，璞玉一面喝茶，面答覆德清道：「老太太歸西的前一年，老爺、太太在京值年班，熙清妹妹也跟隨到京，沒成想那年揚州知府的公子沒有成親，在京物色兒媳，老爺的夙友曹大人做媒將熙清妹妹許配他的公子了。那妹夫叫蘇令安，人材特別俊秀。過了年蘇知府帶著兒子、媳婦回揚州去了。這一離別也不知到那一年才能見面。在京時正趕上年末，百事繁忙，嫁妝也沒有怎麼辦齊就忙著成親了。錦屏姑娘去年死了。在家的舊人只剩下玉清、福壽二人，綿長有病回家了。」

德清聽了這些話，為熙清傷心落淚道：「再也不容易見著了。」璞玉為了安慰她轉過話茬兒問道：「牆上掛的字是姐夫的手筆？」

金紹笑道：「是你姐姐寫的，大概想著對我有教益罷。那幅對聯倒是我寫的。」璞玉道：「姐姐什麼時候練的這歐字體？寫得真秀氣！」

德清道：「我出嫁時你還小呢，我在家時就寫這歐字體，可是到這兒就生兒育女，瑣事纏身，手指頭都木僵了，哪裡還談得上書法。我臨出來時寫在憑花閣牆上的字你可見著了？」璞玉笑道：「想起那些事兒可真叫人發笑。」他訴說那年熙清獨自面對牆壁吟哦哭泣的事兒，德清不禁喟然歎道：「他吟哦了什麼？」璞玉道：「一多半我都忘了，只記得什麼『棲桐雙雀齊長成』什麼『失伴孤雀只一隻，長夜悲啼無人識』等詩句了。」

德清長歎道：「時過人去，舊時伴侶都天各一方了。」正說著話，丫頭們抬進飯桌酒席。金紹讓璞玉坐在炕中間，夫妻二人分坐兩旁，骨肉三人飲酒談心，另在外廂款待侍從不提。

璞玉見跟隨德清的丫頭少了一人，因而問道：「為什麼不見丁香姐姐？」德清歎道：「我剛才聽你說錦屏死了，心裡難受，我們丁香在今年春天因難產死了。」三人歎息了一陣。璞玉又將老爺進京途中命他探望德清的事情說了一遍。德清道：「世事真難預料，原說熙清妹妹出嫁的地方最遠，我嫁的地方比她近。今天若南下，以前說遠的卻近了，說近的反而遠了。」

璞玉趁著話題問起舅父金公的家事來，德清道：「前幾年他們全家南下去浙江的事你到如今還沒聽說？」璞玉道：「雖說聽了一鱗半爪，還是含糊不清，況且兩年前南下為的是護送靈柩，也該回來了。再說為那事頂多派一兩個能信得過的人也就是了，誰想到他闖家都去呢？福晉、姨娘也以為該回來了，誰知連姑娘們也塊帶走呢？」

德清道：「應該說你是個薄情人。原先我們一輩姐妹是何等親熱，尤其紫樹、香菲你們三個人，和睦相處誰能比得上？你成了親以後，就不提舊事兒了。她二人竟遭受了多少個艱難苦楚呢？」

璞玉大驚追問，德清道：「這些話我怎麼如實地告訴你也是枉然。那年將紫樹許配山陽來家以後，紫樹不從，顧氏奶奶也不依，後來來家催促不放，金公舅舅沒讓顧氏奶奶作主，一口答應收了彩禮。於是琴姑娘得了病幾乎死去。那年南下時琴姑娘也同行，說是到浙江再過門，想來早已綠葉成蔭子滿枝了。唯獨那盧姑娘最可憐了。女婿是吳亭人氏，極為富有，年近百膝下尚無子女，托一官員為媒……」不等說完璞玉便蹙眉道：「這金公舅舅不知怎的了？為什麼竟與商人攀起親來了呢？」

金紹道：「說起商人也有緣故，他也是個世代仕宦人家，但傳到這朱英一代就不願意做官，在家經營享福。這個家資財百萬，錢那裡用得完，就聯絡洋商專門經營海外生意，自身還有個監生的功名。」

璞玉道：「雖說是個大富翁，香菲姐姐那能願意呢？」德清道：「不僅盧姑娘不願意，舅舅也不願意，唯獨娜氏奶奶看姑娘二十多歲了，而且病病殃殃的。沒個見好，這才下了狠心把她許配出去，這樣才促成了那件事兒。」

德清連忙問道：「你老是問這聽那，啊啊的，酒也不喝，菜也不夾，這是怎麼回事兒。」

璞玉連忙乾了一杯酒，夾了一筷子菜，又「啊！」一聲，德清笑道：「那朱商人的彩禮最重，什麼王公大人也不能和他相比。此地不像咱們家鄉，不用馬牛駱駝羊，都是注重實物。彩禮中有：漢玉吉祥如意二付、珍珠手鐲二雙、寶石寬簪一付、自鳴鐘四座、洋金錶一隻、赤金耳罩子一付、二尺五寸珊瑚樹一架，還有蟒緞貂皮襖，各種手飾不計其數。成婚禮：金杯八個、足銀一千兩等等。」

璞玉道：「姐姐記得怎麼這樣清楚？」德清道：「送彩禮的宴席上我親眼見的，怎麼不詳細？」

璞玉問道：「那你當然看見女婿了。」德清道：「我沒有看見。聽說女婿拜娜氏奶奶時檀紅看見的。」璞玉忙問檀紅：「你看那老漢怎樣？」檀紅笑道：「臉長的象核桃皮，一指頭深的皺紋，上面還帶著麻子，一隻藍玉石眼睛象嵌歪了的珠子，鱷鼻子，絡腮鬍子從耳朵連著脖子，歪嘴還噴著臭味兒。別說盧姑娘那樣水晶寶石似的人兒，就是我們丫頭見了也犯噁心。」

璞玉、德清聽了都忍不住笑了。金紹道：「這丫頭說得太誇張了，你怎麼知道他的嘴臭？」檀紅擰著眉頭道：「我估摸是那樣子，不說別的，他身上雖然裹的是蟒緞，還不像包個木頭疙疸麼？」三人都笑了。

璞玉還接著往下問，德清道：「盧姑娘聽說要嫁人以後，茶飯不進，一連哭了幾天。知道過門的日子近了，幾次摸刀尋剪子要死，都讓娜氏奶奶和丫頭們阻止了。畫眉看著姑娘不依，吵著要娜氏奶奶退婚，挨了顧氏奶奶兩次打。畫眉、盧姑娘二人眼看就要走上絕路，忽然一夜之間失蹤了。」

璞玉大驚失色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德清道：「不知是怎的，在盧姑娘跟前睡覺的幾個丫頭，翠玉、老媽子們都一點也沒有察覺。那時金公舅舅也不在家裡，全家沸沸揚揚地折騰起來了。顧氏奶奶還真有主心骨，她教家人『不要聲張，想來是暫且躲躲罷了。』她立即差人連夜尋覓就近的兒個地方，說來也真有點蹊蹺，牆外竟毫無痕跡。金公舅舅回家以後無奈要退婚。那洋商人那肯善罷甘休！大吵大鬧要告狀打官司。你想舅舅是什麼樣的人家，哪能吃得起洋人的官司？況且更不敢提小姐失蹤，因此困窘萬分，一夜之間鬚髮都急白了。後來忽然想起漢朝皇帝用假公主矇騙單于的計策，將翠玉冒充盧姑娘嫁給了朱商人。那翠玉本來也長得不

錯，用珍珠蟒緞妝扮起來也真象個名門閨秀。這也是翠玉的造化，陪送了盧姑娘的全套嫁妝和四個丫鬟。聽說夫妻倒還和睦，朱商人眼裡把翠玉看成楊貴妃了。」

璞玉道：「盧姑娘到底怎麼了？」那時飯菜已上齊，德清只顧吃飯也不說話。璞玉又問檳紅道：「盧姑娘真的逃走了不成？」檳紅道：「往哪兒跑呀，看來是跳井了！」璞玉一聽這句活，剛剛嚥下的飯菜猛衝上來堵住喉嚨，兩手一張，仍下碗筷，兩眼翻白，身子猛地一仰，倒了下去。

欲知璞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